



論學士言太史知制誥

...

...

崔斌

崔斌字仲文馬邑人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偉善騎

射尤攻文學而長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

命佐十憐吉帶將遊騎戍淮南斌負才略十憐吉帶

甚敬禮之兵駐揚州西城軍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

視敵兵亂潛出襲之殲所獲俄可父憂罷授金符

為總管中統元年改西京參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

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法入見敷陳時  
政得失曲中宸慮時世祖銳意圖治斌危言讜論直  
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斌下  
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  
相對帝曰汝其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澤  
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  
議有所感歎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言陛下裁之帝俞  
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童為相可否衆驩然  
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為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  
論事帝前群言終日不決者斌以言決之遂見必

與近臣借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  
此人多忌之會阿合馬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  
以培克為事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於帝  
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征  
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  
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彼亦  
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歲大穰徵賦如  
常年斌馳奏以免復諱于朝得楮幣十萬緡以振民  
饑六年除同僉樞密院事襄樊之役命斌兼河南行  
省事方議攻鹿門山斌曰自峴山西抵萬山北抵漢

江築城浚壘以絕餉援則襄陽可坐制矣時調曹傑  
吳河屯田南陽斌議罷曹傑屯民以近地兵多者猶  
之民以為便又議戶部給贖棧青滄鹽券付行省募  
民以米買之仍增價和糴遠近輸販者輻輳餽不  
勞而集有旨河南四路籍兵二萬以益襄樊斌即馳  
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繁多實不堪命減其半為宜  
從之襄陽既下得嘉議大夫仍僉行中書省未幾  
丞相伯顏總兵南征改行省為河南宣慰司加中書  
大夫賜金虎符充宣慰使是時襄陽正陽諸軍悉道  
河南供億雖繁而事無缺失伯顏既渡江分向里海

牙定湖南詔斌貳之拜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十月圍  
潭州斌攻西北鐵壩阿里海牙中流矢不能軍斌以  
軍夜集柵下黎明畢登不利斌曰彼軍小捷而驕弛  
吾今焚其角樓斷其援道壘城為三周如此則城可  
得諸將然之迺誓師銜枚潛登鐵壩人賫芻糈梯其  
樓火之且豎木柵城上詰旦布雲梯鼓譟而上斌挾  
盾先登阿里海牙持酒勞曰取此城公之力也斌自  
語阿里海牙曰潭人膽破矣若歛兵不進許其來降  
則土地人民皆我有自重湖以南連城數十可傳檄  
而定若縱兵急攻彼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從之明

日即遣開示禍福城中爭出降諸將怒其抗敵持久  
咸欲屠之斌諭以興師本意諸將曰編民當如公說  
敵兵必誅之斌曰彼各爲其主耳宜旌之以勸未附  
者且殺降不祥諸將迺止捷聞帝嘉之進資善大夫  
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爲立生祠十一年奉旨撫  
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湘鄉衡山以剿  
賊周龍張唐張虎等所在蜂起斌駐兵南嶽凡來降  
者同僚議欲盡戮以懲反側斌但按誅其首惡脅從  
者盡釋之十五年被召入覲時阿合馬擅權日甚廷  
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察察兒帝問江南各省撫

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  
因極言阿合馬姦臺帝乃令御史大夫相威樞密副  
使孛羅按問之汰其冗員黜其親黨檢覈其不法罷  
天下轉運司海內無不稱快適尚書留夢賢謝元昌  
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乃命  
斌遷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  
政悉釐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合馬慮其害已搃撫其  
細事遂留使不獲上見因誣搆以罪竟爲所言裕宗  
在東宮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  
冤之年五十六至大初贈推忠保節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毅子三人良知威恩孫  
二人敬皆爲大官

崔瑛

崔瑛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兒弘州人負才氣剛直敢  
言世祖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偕牙納木至江  
南訪求藝術之人明年自江南回首言忽都帶兒根  
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爲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  
在取索鞍馬芻粟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辨決  
也十九年除集賢侍讀學士瑛言于世祖謂阿合馬  
當國時同列皆知其惡無一人執何之者及既誅乃

各自以爲潔誠欺罔之大者先有旨凡阿合馬所用  
之人皆革去臣以爲守門卒隸亦不可留如叅知政  
事阿里請以阿散襲父職倘使得請其害又有不可  
勝言者賴陛下神聖灼知其奸拒而不可臣已疏其  
奸惡十餘事乞召阿里廷辯帝曰已勅中書凡阿合  
馬所用皆罷之窮治黨與纖悉無遺事竟之時朕與  
汝別有言也又請以郝禎剖棺戮屍從之尋奉旨鉤  
考樞密文牘遂由刑部尚書拜御史中丞或言臺臣  
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  
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爲臺官皆當建

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爲宜皆從其言二十年復以刑部尚書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其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爲長貳庶幾號令明而賞罰當四曰翰苑亦頌阿合馬功德宜博訪南北

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在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卽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人之有聲望漢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主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八曰憲曹無法可守是以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以爲一代之法九曰官冗若徒省一官員併一衙門亦非經久之策宜參衆議而立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

增無俸者特給然不取之於官惟賦之於民蓋官吏  
既有所養不致病民少增歲賦亦將樂從十一日內  
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旅  
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致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  
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役其餘積欠並蠲事產即日給  
還民官滿替以戶口增耗爲黜陟其徙江南不歸者  
與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日凡丞相安童遷轉良臣悉  
爲阿合馬所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令拔擢十  
三日簿錄奸黨財物本國家之物不可視爲橫得遂  
致濫用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日大都非如上

止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此皆阿合馬

私黨今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日中書省

丞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日在行省不

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

彼謂非隆其名不足鎮壓者姦臣欺罔之論也十七

日阿刺海牙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

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宜罷職

理筭其黨辭無汚染者亦當遷轉他所勿使久據湖

廣十八日銓選類奏賢否莫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

見而後授官疏奏即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命與御

史大夫五昔帖木兒議行之又言江南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即生敷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也世祖以爲不切曰爾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中書奉旨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於軍民諸色入戶通行覈實又因覈勸畜牧數目初意本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

農時也降旨省諭詔中書即行之又言建言者多孰是孰否中書宜集議可行者行之不可則明諭言者爲便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宜罷又言宗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所宜頒行皆從之二十一年或劾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二十三年加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爲甘肅行省右丞召拜中書右丞與中書平章政事麥木丁奏曰近者桑哥當國四年中外諸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崇蔽九重股削百姓爲事宜今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

齊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賕者盡如律  
仍追宣勅除名爲民又奏桑哥所設衙門其開元不  
急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及自今調官  
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貫戶多爲  
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後徭役  
不以何人宜皆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人容庇者罪  
之又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  
流移請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字敢私斂民及役軍  
匠者論如法又忽都忽赤顏籍戶之後各授下等  
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爲難已定乞依太宗所

是皆從之二十八年由中書右丞遷御史中丞  
太醫院使劉岳臣嘗仕宋結達政事比者命其  
機務衆皆稱善乞以爲翰林學士俾議朝政又言  
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盜延及平民榜  
掠至死者多又俘掠人財迫逼處女受民財積百五  
十錠獄未具會赦如臣等議馬謀以非罪殺人不在  
原例宜令行臺詰問明白定罪又言昔行御史臺監  
祭御史周恣劾尚書省官忙兀帶教化的納速刺丁  
聖斬職納速刺丁威里反誣祚以罪遣人詣尚書  
省桑哥桑哥曖昧以聞流祚于慈蒼孫妻子家財

並沒入官祿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桑哥又遣詣雲南理筭錢穀以贖其罪今自雲南回臣與省臣閱其伏詞為罪甚微宜復其妻子皆從之二十九年或借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等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率言事以干進國家名器資品高下具有定格臣等以為中書樞密宜早為銓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其故使去又言事有是非當否宜早與詳審言之當者即議施行或所陳有須詰難條具者即令其人講究否則罷遣帝嘉納之又奏納速刺丁減里忻都王巨濟黨比桑哥恣為一指帶鹽課酒稅

不更張漢亂之術論江南理筭積久造賦期課嚴急胥卒追遠半於道路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隣維揚錢塘受害家慘無故而殞其生五百餘人近者闔里按問悉皆首實請死士民乃知聖天子仁愛元元而使之至此極者實桑哥及其兇黨之為也莫不願食其肉臣等共議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口令中書省御史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又言西人閣下領兵為宣慰其吏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撤餘事簿問而薛閣下率軍人禽問者辱之且奪告者以去臣議從行臺選御史往按問薛閣下仍先奪其職又

一行臺官言去歲桑哥既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  
重書口傳聖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真偽莫辨臣  
寺請自今凡使臣必降重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信  
文書以杜欺欺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唆刺也奴  
伯顏察兒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可其奏又奏松州  
達魯花赤長孫自言不願為錢穀官願備負廉訪司  
令木八刺沙上聞傳旨至臺特令委用臺臣所宜奏  
行但徑自陳獻又曰嘗有罪理應區別帝曰此自卿  
事宜審行之又奏江南李淦言葉李過愆被旨赴京  
以辯今葉李物故事有不待辯者李淦本儒人請

以教官旌其直言又奏鄂州一追舊有按察司要東  
木惡其害已今桑哥奏罷之臣觀鄂州等九郡境土  
亦廣宜復置廉訪司行御史臺舊治揚州今揚州隸  
南京而行臺移治建康其淮東廉訪司舊治淮安今  
宜移治揚州又奏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  
言在外則詣按察司首告已有成憲自桑哥持國受  
賕者不赴憲臺憲司而詣諸司首故爾反覆臺廷事  
久不竟臣謂宜如前旨惟於本臺行臺及諸道廉訪  
司首告諸司無得輒受又監察御史塔的失言女直  
人教化的去歲東征妄言以米千石餉闕里鐵木兒

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本處廉訪司究問與本處行省追償議罪皆從之三月  
中書省臣奏請以彘為右丞世祖曰崔彘不愛於言  
惟可使任言責閩六月又同御史大夫王昔帖木兒奏近取熙告河間鹽運司官吏盜官庫錢者臺遣人同告者雜問凡負二萬二千餘錠已徵八千九百餘錠猶欠一萬三千一百餘錠運使張庸嘗厭其妹於阿合馬有寵阿合馬既沒以官婢事桑哥復有寵故庸夤緣戚屬得久居漕司獨盜三千一百錠臣等議宜命臺省遣官同廉訪司倍徵之文吉月林伯察江西廉訪司官朮兒赤

帶河東廉訪司官忽兒赤擅縱盜賊抑奪民田貪污不法今月林伯以事至京宜就令詰問又言揚州鹽運司受財多付商賈鹽計直該鈔二萬二千八百錠臣等以謂追徵足日課以歸省贖以歸臺斟酌定罪以清蠹源並從之又奏江西詹士始以妖術致位集賢堂桑哥持國遣其搭核江西學糧貪婪暴橫學校大廢近與臣言撒里蠻答失蠻傳旨以江南有謀叛者俾乘傳往勸明日訪知為禿速忽香山欺罔奏遣王在京師猶敢誑誑如此宜亟追還訊問帝曰此惡人也遣之往者朕未嘗知之其亟禽以來三十年或

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糴項緣官括舟船載運諸物致  
取糶者少米價翔踴臣等議勿令有司括舟船為便徒  
之責泉提舉張簡及子乃壘帶告或嘗受鄒道源弄  
宗師銀萬五千兩又其子知微訟或不法十餘事有  
言就辯中書或已書簡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為贖袖  
之視而後對簡父子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瘦死仍  
籍其家一女入官乃壘帶知微皆坐杖罪除名三十  
一年成宗即位先是或得玉璽于故臣扎刺氏之家  
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徵仁裕聖皇  
后至是皇后幸以授于成宗或以此久任憲臺乞遷他

職不許成宗諭之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哉或言肅  
政廉訪司案牘而令總管府檢劾非宜成宗曰朕知  
難行當時事由小人擅奏耳其改之大德元年或又  
條陳臺憲諸事皆見於施行於是或居御史臺久又  
守正不阿以故人疾之監察御史幹羅失刺劾奏中  
丞崔或兄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產非宜等事  
成宗怒其妄言笞而遣之十一月御史臺奏大都路  
總管沙的盜支官錢及受賊計五千三百緡准律當  
杖百七不叙以故臣子從輕論而成宗欲止權停其  
職或與御史大夫只而合郎執不可已而御史又奏

或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或遂以病辭成宗諭之曰  
卿之辭退誠是已然勉爲朕少留之閏十二月兼領  
侍儀司事與太常卿劉無隱奏新正朝賀歲常習儀  
大萬安寺成宗曰去歲兀都帶以雪故來後今而復  
然諸不至及失儀者殿中司監察御史同糾之二年  
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尋與御史大夫禿赤奏世祖  
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滋久老者已矣  
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成宗深然  
之命或與不忽木阿里渾撒里同翰林集賢議特薛  
詔條使作成人材以備選舉或以是歲九月卒至大

元年七月贈推誠履正功臣太傅開府議同三司追  
封鄭國公謚忠肅

### 葉李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少有奇質從學於太  
學博士義 施南學補京學生宋景定五年慧出于  
柳理宗下詔罪已求直言是時世祖南伐駐師江上  
宋命賈似道領兵禦之會憲宗崩世祖班師鄂州圍  
解似道自詭以爲已功因復入相益驕肆自顯狃置  
公田關子其法病民甚中外母敢指議李乃與同舍  
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其畧曰二

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繆司台 變亂紀綱毒害生  
靈神人共怒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知書藁出於李暎  
其黨臨安尹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齋扁鍛鍊成獄  
寘漳州似道旣敗乃得自便會宋亡歸隱富春江  
淮行省及宣憲兩司爭辟之署蘇杭常等郡教授俱  
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  
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其未有前年  
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勲之語世祖習聞之每拊掌  
稱歎至是以姓名聞世祖大悅卽授奉訓大夫浙西  
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

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  
五品秩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  
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  
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  
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旣至京師勅集賢大  
學士阿魯渾撒里館于院中它日召見披香殿勞問  
卿遠來良苦且曰卿嚮時訟似道書朕嘗識之更詢  
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  
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以  
曠官罷李因奏曰臣欽覩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

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脩文可不作養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都教授實風化所係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乞一切蠲免可其奏是時乃顏叛北邊詔李庭出師討之而將校多用國人或其親暱立馬相鄉語輒釋仗不戰逡巡退卻帝患之李密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旣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

踣之無不勝矣帝善其謀諭將帥師果奏捷自是帝益奇李每罷朝必召見論事二十四年特拜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李固辭曰臣本羈旅荷蒙眷知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衷御史臺摠察中外機務臣愚不足當此任且臣脊竄瘴鄉素染足疾比歲尤劇帝笑曰卿足艱於行心豈不可行耶李固辭得許因扣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律遂成文具臣請詔臺臣言事各許實封

幸甚又曰憲臣以繩愆糾繆爲職苟不自檢於擊搏何有其有貪恠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欺罔制曰可由是臺憲得實封言事會尚書省立授李資善大夫尚書左丞李復固辭以謂論臣資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尚書係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始定至元鈔法又請立太學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略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

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爲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已歸命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帝大悟事遂寢陞尚書右丞轉資德大夫時淮浙饑饉穀價騰踴李奏免江淮租稅之半運湖廣江西糧十七萬石至鎮江以賑饑民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遠夷得之無益軍旅一興費糜鉅萬今山路險巖深入敵境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至二十五年陞平章政事李

固辭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於是桑哥爲尚書丞相頗擅國政急於財利毒及生民事具桑哥傳李雖與之同事然莫能有所匡正會桑哥敗事頗連及同列久之李獨以疾得請南還揚州儒學正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黥徒受皇帝簡知可爲千載一遇而纔近天光卽以舉桑哥爲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非罪殺叅政郭佑楊居寬追御史中丞劉宣自裁錮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罷御史大夫門荅占侍御史程文海杖監察御史變鈔法拘學糧徵軍官俸減兵士糧立行司農司木綿提舉司增鹽酒醋稅

課官民皆受其禍尤可痛者要束木禍湖廣沙不下禍江淮滅貴里禍福建又大鈞考錢糧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尚賴皇帝聖明更張政化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葉李雖罷相權刑戮未加天下往往竊議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廉介剛直朕所素知者寧有是耶有旨驛召淦詣京師二十九年二月李南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爲平章政事佐丞相完澤治省事李上表力辭未幾卒年五十一李旣卒而淦至詔以淦爲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帝嘗問兵部郎

中趙孟頫李與留夢炎孰優孟頫對夢炎優帝笑曰不然夢炎以掄魁位宰相而附賈似道病民誤國伴食中書無所可否李舊由諸生力詆似道其過夢炎甚遠然其性剛直人不能容而朕獨愛之也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一毫不以自私至正八年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 燕公楠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之建昌人宋禮部侍郎肅之也世孫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遂生公楠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于鄉不第後以連帥辟至遷至通判贛州事至元十三年世祖既平江南帥臣以授同知贛州事十四年以平廣南功遷同知吉州路總管府事二十二年夏召至上都奏對稱旨世祖賜名賽因蒙加帶命參大政辭乞補外除僉江淮行中書省事俄移江淮尚書省自立就僉江淮行尚書省事江淮在宋為邊陲故多四裔公楠請置兩淮屯田

數萬有方曰日以墾二十二年除大司農領八道勸

農營田司事按行郡縣興利舉弊績用大著効江西  
營田使沙不丁貪橫罷之一一十七年拜江淮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桑哥既敗而去職政未盡去民不堪命公  
捕赴闕極陳其故請更張以固國本世祖悅會欲易  
政府大臣以問公楠公楠蓋伯顏不灰闕里闕里吉  
思史弼徐琰趙瑛陳天祥生可十人又問孰可以爲首  
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童問其次曰完澤可  
明日拜完澤爲丞相以公楠及不灰爲平章政事因  
辭改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賜弓矢及衛士十人  
以行三十年復爲大司農得歲匿公多田六萬九千

六百六十二頃歲出粟十五萬一千二百斛鈔二千  
方百貫帛千五百疋麻絲二千七百斤元貞元年進  
河南行省右丞釐正鹽法民便之召入覲成宗以公  
捕先帝舊臣慰勞良至改拜江浙行省右丞明年遷  
湖廣行省右丞轉運司判官唐申家沅州豪橫奪民  
田武昌縣尹劉燿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其罪五  
年召還朝以卒帝聞甚傷悼之賻贈有加特命朝臣  
護喪南歸

馬紹

字子鄉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丞相安童

入侍世祖奏言宜得儒士講論經史以資見聞平章  
政事張啓元以紹應詔授左右司都事出知單州民  
刻石頌德至元十年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  
益都寧海饑紹發粟賑之上三年移僉河北河南道  
提刑按察司事未行屬江淮甫定選官撫治遷同知  
和州路總管府事民賴以安十九年詔割隆興為東  
宮分地皇太子選署總管召至京師為刑部尚書萬  
億庫吏盜絨四兩時相欲置之重典紹言物情俱輕  
宜從貸減乃決杖釋之河間李移住妄言惑眾謀為  
不軌紹被按問所全活幾百人二十年參議中書

省事二十二年改兵部尚書 年復為刑部尚書二  
十四年分立尚書省擢拜參知政事賜中統鈔五千  
緡時更印至元鈔前信州三務提舉杜璠言至元鈔  
公私非便平章政事桑哥怒曰杜璠何人敢沮吾鈔  
法耶欲當以重罪紹從容言曰國家導之使言言可  
采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之豈不與詔書違  
戾乎璠得免拜尚書左丞親王 以邊其士卒有過支  
廩米者有司以聞帝欲究問加罪紹言方邊庭用兵  
罪之懼失將士心所支踰數者 富嗣年之數可也制  
可宗親海都作亂其民來歸者 七十餘萬散居雲朔

問桑哥議徙之內地就食紹  
丞愛惜漢人欲令餓死此輩耶  
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餓死曷  
得還本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  
怒為軍取聖裁乃如紹言以聞  
也桑哥集諸路總管三十人道  
賦之多寡為殿宸帝曰財賦辦  
能然朕之府庫豈少此哉紹退  
史書之議增鹽課紹獨力爭山  
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斂數倍  
不可桑哥怒曰馬左  
紹徐曰南土地燠北  
若計口給羊馬之資  
言有異同丞相何以  
帝曰馬秀才所言是  
之入見欲以趣辦財  
集非民力困竭必不  
至省追錄聖訓付太  
東課不可增議增賦  
亦不足也事遂寢都

城種首嗜地分給居民權勢因取為己有以一區授  
紹紹獨不取桑哥欲奏請賜紹紹辭曰紹以非才居  
政府恒憂不能塞責詎敢徵非分之福以速罪戾桑  
哥敗跡其所嘗行賂者索其籍閱之獨無紹名桑哥  
既敗乃曰使吾早信馬左丞之言必不至今日之禍  
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尚其復舊職尚書省罷改中書  
左丞居再歲移疾還家元貞元年遷中書右丞行江  
浙省事大德三年移河南省明年卒有詩文數百篇



元史傳卷之二十一  
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胃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致館下燧年三十八始爲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十三年以秦王命安輯庸蜀明年漢嘉新附入諭其民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又明年撫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稱職十七年除陝西

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錄囚延安逮繫註誤皆縱釋之人服其明決調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興學賑民孜孜如弗及二十三年自湖北奉旨趨朝明年爲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元貞元年以翰林學士召修世祖實錄初置檢閱官寃覈故事燧與侍讀高道凝總裁之書成大德五年授中憲大夫江東廉訪使移病太平九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至大元年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諭燧燧拜

元史傳卷之二十一  
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明年授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得告南歸中書以承旨召明年復召燧以病俱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復取徽建二本校讐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畧曰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歲改元在興廢存亡之際以前爲正當從建本於建安二十五年下注

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徽本夫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爲無終徽建皆曰後主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盡十六卷凡曰後主者皆失於刊正也當於三年下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無齟齬也其三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年載明年惟曰二載爲無始當大書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上同於開元三者鈞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二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詳見序篇燧之學有得於許衡

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爲文闕事該洽豪  
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  
之一變蓋自延祐以前文章大臣莫能先之或謂世  
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  
寡燧曰世固有厭空柔而思闢鼓缶者乎然文章以  
道輕重選以文章輕重彼復有班孟堅者出矣古今  
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存  
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豈有一  
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  
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爲愧恥故

三十六年間國朝名臣世勲顯行盛德皆燧所書每來  
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又稍廣置  
燕樂燧則爲之喜而援筆大書否則弗易得也時高  
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  
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  
畫五十篚盛陳致燧燧卽時分散諸屬官及吏胥侍  
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爲公用器皿燧一無所取人  
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爲重吾能輕之使  
知大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然頗  
侍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故君子以是少之平生

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三壩圻城

郭貫

郭貫字安道保定人才行見推擇爲樞密中書掾  
調南康路經歷擢廣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會例格  
授濟南路經歷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承詔分  
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兒父子專權久  
不遷調蠹政害民三十年僉湖南肅政廉訪司事大  
德初遷湖北道言今四省軍馬以數萬計征八百媳  
婦國深入炎瘴萬里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五年遷江  
西道賑恤饑民有惠政入爲御史臺都事八年遷集

賢待制進翰林直學士奉詔與遼陽行省平章政事  
別速合徹里帖木兒往鎮高麗十一年召爲河東廉  
訪副使至大二年仁宗至五臺山貫進見仁宗因問  
廉訪使減里吉歹何以有善政左右對曰皆副使郭  
貫之教也因賜貫瑪瑙數珠金織文幣入爲吏部考  
功郎遂拜治書侍御史四年除禮部尚書帝親書其  
官階曰嘉議大夫以授有司皇慶元年推淮西廉訪  
使尋留不遣改侍御史俄遷翰林侍講學士明年出  
爲淮西廉訪使建言宜置常平倉考校各路農事延  
祐二年召拜中書叅知政事明年陞左丞加集賢大

學士五年除太子詹事貫言皇太子受金寶已三年  
宣行冊禮又輔導之官早宜選置從之六年加太子  
賓客謁告還家至治元年復起爲集賢大學士尋致  
仕泰定元年遷翰林學士承旨不起至順二年以疾  
卒年八十有二贈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  
國追封蔡國公謚文憲貫博學精於篆籀當世冊寶  
碑額多出其手云

夾谷之奇

夾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加古部後訛爲夾谷  
由馬紀領撒曷水徙家於滕州之奇少從舅杜氏

之至東平因受業於康擘授濟寧教授辟中書省從  
大兵南伐宋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時行省官與中書  
權臣有隙特遣使覈其財用而之奇職文書亦被按  
問張弘範率其屬詣使者言夾谷都事素公清若少  
有侵漁弘範當與連坐會御史臺立擢之奇僉江南  
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旣而移僉江北淮東至元十  
九年召爲吏部郎中立陟降澄汰之法著爲令式歲  
大早有司議平穀價以遏騰涌之患之奇言莫若省  
經費輟土木之役庶足召和氣弭災變而有豐稔之  
期二十一年遷左贊善大夫時裕宗爲皇太子每進

見必賜坐顧遇甚優權臣有欲以均輸法益國賦者  
慮提刑按察司撓其事請令與轉運司併爲一職詔  
集群臣議之之奇言按察司者控制諸路發擿姦伏  
責任匪輕若使理財則心勞事冗將彌縫自救之不  
暇又安能繩糾他人哉併之弗便事遂寢又與諭德  
李謙條具時政十事上之皇太子一曰正心二曰睦  
親三曰崇儉四曰幾諫五曰戢兵六曰親賢八曰尚  
友九曰定律十曰正名會皇太子薨除翰林直學士  
改吏部侍郎遂拜侍御史二十五年丁母憂以吏部  
尚書起復屢請終制不許明年卒之奇慮識精審明

大體而不忽細微爲政卓卓可稱雖老於吏學者  
以爲不及爲文章尤簡嚴有法多傳於世云

劉賡

劉賡字熙載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  
祖肅爲右三部尚書賡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王  
磐至元十三年用薦者授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遷  
應奉翰林文字辟爲司徒府長史仍兼應奉補外同  
知德州事考滿擢太廟署丞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  
是時御史中丞崔或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  
受之獨見賡則待以上客大德二年陞翰林直學士

六年奉使宣撫陝西由侍講學士陞學士至大二年遷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尋拜待御史頃之還翰林爲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請讓之先廢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爲美德也皇慶元年遷集賢大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元年復爲承旨六年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尋又入翰林爲承旨泰定元年加光祿大夫會集議上尊號廢獨

抗言其不可事遂已天曆元年卒年八十一廢久典文翰當時大製作多出其手以耆年宿德爲朝廷所推重云

耶律有尚

耶律有尚字伯強遼金丹王十世孫祖父在金世宗官于東平因家焉有尚資識絕人篤志于學受業許衡之門號稱高第弟子其學邃於性理而尤以誠爲本儀容辭令動中規矩識與不識莫不服其爲有道之君子至元八年衡罷中書左丞除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以教國人之子弟乃奏以門人十二人爲

齋長以伴讀有尚其一也十年衡告免還鄉里朝廷乃以有尚等爲助教嗣領其學事居久之拜監察御史不赴除祕書監丞出知蘇州爲政以寬簡得民情裕宗在東宮召爲詹事院長史自有尚旣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以謂非有尚無足以繼衡者除國子司業時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寓居民屋有尚屢以爲言二十四年朝廷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增廣弟子負於是更有尚陞國子祭酒儒風爲之丕振二十七年以親老辭職歸大德改元復召爲國子祭酒尋除集賢學士兼其職頃之遷大常卿又遷集賢

學士八年葬父還鄉里已而朝廷思用老儒以安車召之于家累辭不允復起爲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階中奉大夫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爲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爲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爲尊以躬行爲務悉爲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壹遵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爲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猶如昔之宗衡也有尚旣以年老力請還家朝廷復頒楮幣七千緡卽其家賜之卒年八十六賜

謚文正

郝天挺

子佑附

郝天挺字繼先出於朶魯別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肅州父和上拔都魯太宗憲宗之世多著武功爲河東行省五路軍民萬戶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畧受業於遺山元好問以勲臣子世祖召見嘉其容止有旨宜任以政俾執文字備宿衛春宮裕宗遇之甚厚建省雲南選官屬遂除叅議雲南行尚書省事尋陞叅知政事又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未幾入爲吏部尚書尋除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又遷四川省叅政及江浙

浙行省左丞俱不赴拜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一日以奏事敷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也第旌汝肯言耳成宗崩仁宗以太后命首定大難及武宗還日朔方遂入正大統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臨御收召故老天挺與少保張閻等十人共議大政革尚書省之弊遂成皇復之治又出爲江西河南二省右丞召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旣出

臺臣皆以為賀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詔中書省舉行之尋俾均逸于外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時河南王卜憐吉反為丞相待以師禮由是政化大行皇慶二年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中丞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異國公謚文定天挺嘗修雲南實錄五卷又柱唐人鼓吹集一十卷行于世子佑字君輔小字朶魯別台由宿衛補官仁宗時拜殿中侍御史以廉直著名大受知遇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拜陝西行御史臺侍御史

元史卷第六十二

元史一百七十五

勅修

張廷

張廷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有虎廷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譴至元十六年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弘範赦而禮之命廷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廷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師還道出江淮三年十六擢管軍萬戶十七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

臺臣皆以為賀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詔中書省舉行之尋俾均逸于外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時河南王卜憐吉反為丞相待以師禮由是政化大行皇慶二年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中丞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異國公謚文定天挺嘗修雲南實錄五卷又柱唐人鼓吹集一十卷行于世子佑字君輔小字朶魯別台由宿衛補官仁宗時拜殿中侍御史以廉直著名大受知遇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拜陝西行御史臺侍御史

史傳卷第六十三

元史一百七十五

張廷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

出林中有虎廷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謹

勅修

張廷

張廷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有虎廷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謹至元十六年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弘範赦而禮之命廷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廷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師還道出江淮二十六年擢管軍萬戶十七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

寧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於範卒  
蓋年世祖召見親撫之奏曰臣年幼軍事重曩復者  
從臣父祖父歷行陣幸以副臣帝嘆曰求老成自副  
常况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偏及其從者十九年太  
平宣徵群盜起行省檄珪討之士卒數為賊所敗卒  
有殺民家豕而奔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  
斬其卒悉平諸盜二十九年入朝時朝廷言者謂天  
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江浙行省不知政事張瑄領  
海道亦以為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珪珪曰見上嘗  
自言之召對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遂

得不罷命為樞密副使太禧府月兒魯那演言珪尚少  
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以俟他日帝曰不然是家為  
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拜鎮國  
上將軍江淮行樞密副使成宗即位行院罷大德三  
年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陝問民疾苦振郵孤貧罷  
冗官黜貪吏還擢江南行御史臺侍御史換文階中  
奉大夫遷浙西肅政廉訪使劾罷都長吏以下三十  
餘人將吏胥徒數百徵賦巨萬計珪得監司奸利事  
將發之事于行省有內不自安者欲以危法中珪路  
過近臣妄言珪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帝遣官禁治之

可行者大小吏及鹽官數國狀皆伏罪召廷拜命推  
書院事入見賜只孫冠服侍宴又命買宅以賜辭不  
受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  
異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  
必罰戒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  
官之不法者不報併及近侍之災惑者又不報遂謝  
病歸久之拜陝西行臺中丞不赴武宗即位召拜太  
子諭德未數日拜賓客復拜詹事辭不就尚書省立  
中外洶洶中丞久闕方議擇又仁宗時在東宮曰必  
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即日拜中丞至大四年帝

崩仁宗時即位英臣用太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

法駕也陳吳珪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

已定然百奏無益珪曰未一奏詎知無益入奏亦

悟移大頭戴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金帶一帝嘗

親解衣賜廷明日後及謂之曰朕欲賜卿寶玉非

所欲以悅其面類納諸珪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

所存也皇慶元年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徵政院

失利內請以洪城軍謀與重官而已領之以正旨

又樞密院衆恐懼承命珪固不署事遂不行廷祐

年拜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

專修守禮之職帝從之若為  
部尚書宦曰伶人為宗伯何  
太后以中書丞丞相鐵木珠  
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  
別薛無功不得為外執政  
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劍  
國門珪子景元掌符璽不得  
病篤告還歸帝驚曰卿別時  
泣不敢言帝不憚遣參議中  
遂拜大司徒謝病家居繼下  
母憂廬墓哀甚

三年六年七月帝憶珪生  
英宗乃見於易水之上曰  
珪辭歸遣近臣以丞相印  
先珪曰真先於君若心莫  
為集賢大學士先業未  
殺乎章帝拜任御史中丞  
顏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  
災之道珪抗言於坐曰  
殺孝婦三年不雨  
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  
白母使朝廷終失之

又拜	平書平章政事侍宴	西華山賜以玉帶三年
八月	御史大夫鐵失既行	入逆夜入都門坐中書
矯制	奪執符印珪密疏言	知黨罪不可追既守伏
鐵木	迭兒之子治書侍御	大鎖南獨議遠流珪曰於
法強	盜不分首從發冢傷	片者亦死鎖南從殺逆親
斫丞	招拜住臂乃欲活之	邪遠伏誅盜竊仁廟神主
時參	知政事馬刺策領未	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
以參	或遺左丞策曰似	而未常奉宗祏不謹當
罪而	或遺官以謝在	之重會遂不下奏定元
六月	車駕	入

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  
 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其議曰國之  
 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  
 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亾國雖賴郭子儀諸  
 將效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橫紀綱亦不  
 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始害忠良布置邪黨奸惑蒙蔽  
 謀祿養禍所致歟有餘辜如前宰相鐵木迭兒奸狡  
 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戚忤已者巧飾危間  
 陰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衆始以賊敗諂附權姦  
 失列門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生尋任太子

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失列門等恩義相許表裏爲姦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元凶失列門之黨旣誅坐要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內布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出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已其禍立至權勢日熾中外寒心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名爲義子實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繫先帝悟其奸惡仆碑奪爵籍沒其家終以遺患構成弒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責今復回給所籍家產

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世祖時阿合馬貪殘敗事雖死猶正其罪况如鉄木迭兒之姦惡者哉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鉄木迭兒家產遠竄其子孫外郡以懲大姦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所以明綱常別上下也鐵失之黨結謀弒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鐵失之徒旣伏其辜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呂不花兀魯思不花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劫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况弒逆

之黨天地不容宜誅按榜不花之徒以謝天下書曰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  
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生殺與奪天子之權非  
臣下所得盜用也遼王脫脫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屬  
任非輕國家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覲幸  
赦恩報復讎忿殺清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  
殘忍骨肉盜竊主權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  
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由此不振設或效尤  
何法以治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脫脫久居彼  
既縱肆將無忌憚况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臣等議

累朝典憲聞赦殺之在不在原宜奪削其爵土之  
他所以彰天威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即烈前  
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惑補授專  
務姦欺詐稱奉旨令齋師強收鄭國寶妻古哈查其  
家人畜產自恃權貴莫敢如何事聞之官刑曹遠鞠  
服實竟原其罪輦轂之下肆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  
不為夫京師天下之宗縱惡如此何以為政古人不  
言一婦街寬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巨等議  
宜以即烈不花付刑曹鞠之中賣寶物世祖時不問  
漢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毀萬世

時民懷憤怨臺察交言其所酬之鈔率皆天下生息  
膏血錙銖取之從以撫撻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經國  
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又非有司專要私  
實大抵皆時貴與幹脫中寶之人妄稱皇威冒盜回  
賜高其直且十倍蓋盡國財暗行分用如沙不丁老  
徒頃以增價中寶專欺具存吏牘陛下即位之初實  
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奉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  
給累朝未酬實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  
有漢經年逋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  
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是四等

以資國用紓民力實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  
之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安靈國家孝治天下四時大  
祀咸為重典此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盜利其金而  
竊之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官兵不聞杖  
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監臨  
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  
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國家經賦皆出於民量入為  
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  
刺鑿經幡馳驛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

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間奏請復欲  
興修流言喧播群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示民有  
律其知造刺繡事非歲用之常者悉罷之大有寬抑  
必當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蕭燾住中  
丞楊朵兒只等在遭鐵木迭兒誣陷籍其家貲分賜  
大開者嗟悼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子孫奉祀家廟修  
葺苟完未及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則以直  
與再罹斷沒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  
量其直以酬後所賜者則人無冤憤矣德以出治刑  
以改姦若刑罰不立研究滋長雖有智者不能禁止

比者也先鐵木兒之徒遇朱太醫妻女故省門外強  
拽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爲解竟弗  
就拘輦轂之下肆惡無忌京民憤駭何以取則四方  
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以姦人命有司鞠之臣等又  
議天下囚繫冤滯不無方今盛夏宜命省臺選官審  
錄結正重刑疏決輕繫疑者申聞詳讞邊鎮利病宜  
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給粥食  
藥力死者人給鈔二十五貫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  
於其家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  
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蠶戶

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兩六兩入水爲蟲魚傷死者衆遂罷珠戶爲民其後同知廣州路事塔塔兒等又獻利於失列門剗設提舉司監採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旣而內正少卿魏暗都刺冒啟中旨馳驛督採耗廩食疲民驛非舊制請悉罷遣歸民善良死於非命國法當爲昭雪鐵失弒逆之變學士不花指揮不顏忽里院使秃古思皆以無罪死未褒增鐵木迭兒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賈禿堅不花之屬皆未申理臣等議宜追贈死者優叙其子孫且命刑部及監察

御史體勘其餘有冤抑者具實以聞政出多門古人所戒今內外增置官署員冗奉濫白丁驟陞出身入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夫爲治之要莫先於安民安民之道莫急於除濫費汰冗員世祖設官分職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剗設日積月增雖嘗奉旨取勘減降近侍各私其署夤緣保祿姑息中止至英宗時始銳然減罷崇祥壽福院之屬十有三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餘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憲若復循常取勘調虛文延歲月必無實效卽與詔旨異矣

臣等議宜勅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勅設員冗者詔格至日悉減併除罷之近侍不得巧詞復奏不該常調之人亦不得濫入常選累朝幹耳朶所立長秋承徽長寧寺及邊鎮屯戍別議處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卽指爲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指以筭卦欺昧奏請增修布施莽齋自稱特

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况佛以清淨爲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爲已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旣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

奏乃行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後  
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國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  
課增價之類皆足以厲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  
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  
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  
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甚臣等議諸宿衛宦女之  
屬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闕端赤牧  
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  
委之僕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  
桑果百害蠶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芻且瘠

損馬駝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暖棚團槽  
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監察御史及  
河間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正  
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鈐宿衛僕御著爲令兵戎之興  
號爲凶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蠻夷無知少梗王化  
得之無益失之無損至治三年參卜郎盜始者劫殺  
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  
費國資糧臣等議好生惡死人之恒性宜令宣政院  
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明敕邊  
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格矣天下官田歲入所以

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爲贓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餼廩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窟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桑哥刺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爲令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兒爲相專

務聚歛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徼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戶鐵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爲令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淨絕俗爲

元史列傳卷之十一  
十三  
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教于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爲民賞功勸善人主大柄豈宜輕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汎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取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遞互奏請要求賞賜回奉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没人畜產業似此無功受賞何以激勸旣傷財用復啓倖門臣等議非有

功勳勞効著明實蹟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爲令臣等所言弒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埋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消弭災變帝不從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從未幾珪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

元史列傳卷之三十一  
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泰定二年夏得旨  
暫歸三年春上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至帝曰卿來  
時民間如何對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真定保定  
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振以金帛惠未及者  
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惻然勅有司畢賑之拜翰林  
學士丞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帝察其  
誠病命養疾西山繼得旨還家未幾起珪商議中書  
省事以疾不起四年十二月薨遺命上蔡國公印珪  
嘗自號曰澹菴子六人

###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曾祖執金末舉進士祖昌  
祚歸朝授金符潞州宣撫使父唐歷仕秦蜀因徙  
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侗儻有大志博學強記  
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從之一  
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郭彥通名能知  
人嘗語唐曰此兒骨相異常宰輔之器也至元十四  
年隨父入蜀行省辟爲掾不赴調晉原縣主簿又辭  
行御史臺交薦之亦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  
楊吉丁一見竒之薦于裕宗得召見東宮未幾裕宗

元史及傳卷之十二 五  
薨不及擢用成宗立首命採訪先朝聖政以備史官  
之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次乘驛以進時武宗仁  
宗皆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  
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爲太子師傅大德元年武宗撫軍  
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成宗  
聞而嘉之詔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嘗一造其門  
沮之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止仁宗侍昭獻元聖  
皇后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州四  
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是上下益親  
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

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悌  
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視膳婉容愉色  
天下稱孝焉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  
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孟特善論事忠愛懇惻  
言之不厭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厥後仁  
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  
功文物典章號爲極盛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  
重乎儒者爲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  
如此者實孟啟之也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謀繼大  
統成后爲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和中書左丞相哈

刺哈孫答刺罕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固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猶豫未決孟復進曰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豈暇論宗族乎仁宗悅曰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乃奉太后還都時哈刺哈孫稱病堅卧仁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問疾絡繹不絕孟入長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診其脉衆以爲醫乃不疑之既得知安西王卽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

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之人皆不能決惟曲出伯鐵木兒勸其行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八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中從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不過數十人兵仗不備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俟阿合之至然後圖之未晚也阿合中國稱兄謂武宗也孟曰羣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宮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入造內庭以大義責之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爲殿下用何求而弗獲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旣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肯兩

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鬪于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悌也得時弗爲非智也臨機不斷無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下決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遊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輿曳牛掣其人形且剽內允廢也厥宗筮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無惑疑也孟曰筮不違人

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刺哈孫自東掖來就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武宗中外翕然隨以定仁宗監國使孟叅知政事孟久在民間備知閭閻幽隱損益庶務悉中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特抑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孟不爲變事定乃言于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鸞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卽位有言于帝曰內難之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如彼言豈有今

元史列傳卷六十二 六  
日武宗察其誣弗聽仁宗亦不敢復言孟至大二年  
仁宗爲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宴飲半仁宗深思  
戚然改容帝顧語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邪仁宗  
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  
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  
知其變於色也帝甚友愛感其言卽命搜訪之得之  
許昌陘山遣使召之三年春正月入見武宗于玉德  
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  
宜速任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集賢  
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立真拜中書平章政

寺建階光祿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  
恩真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遇力以國事爲已  
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  
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已而心服其公無間言焉司空  
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釋老二  
教設官統洽權抗有司統亂政事僧道尤苦其擾孟  
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  
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爲治僧  
道士旣爲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乃奏雪寃者復  
其官蔭濫冒名爵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快仁

宗初山居懷深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孟進言曰吏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厲之而也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相護祐如此真長者之言獨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時承平日矣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無厭時宰不為裁制乃更相汲引里幸恩賜無窮公儲以為私惠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限制帝皆從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嘗因間請曰臣與聖人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為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罷政權避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爾其勿復言繼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命學士降制天國其像敕詞臣為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以璽而賜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帝嘗語近臣口道復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澤賜之鈔十萬貫令將作為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皇慶元年正月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仍平章政事未幾請告歸葬其父母帝勞餞之曰事訖宜速

還母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帝大悅慰勞甚至  
 因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  
 書省事及告翰林二年夏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  
 所請帝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  
 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與天下之賢能  
 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  
 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  
 祐元年十二月復拜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貢舉及  
 延集進士為監試官七月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  
 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已而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

權歸田里帝不許已從所請復為翰林學士承旨入  
 侍宴開禮遇尤厚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師  
 鐵木迭兒復相以孟前共政時不附已讒構誣盡  
 叔前後封拜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大夫度  
 其必辭因中書之孟拜命欣然道翰林學士劉賡來  
 慰問即與同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舊  
 例當賜酒帝得之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耶時鐵  
 木迭兒亦入言曰青蓋是官今定有國聖恩寬宥不奪其祿今老矣其  
 待罪守青無補于

何以報稱帝聞而  
累章辨其誣詔復  
治功臣太保儀同  
正人量閔廓材累  
事引古證今務歸  
已遊其門者後皆  
有奇氣其論必主  
善幾存皇慶延祐  
迭兇所為一令之  
同知

善之恩意稍加至治九年  
元官至治中贈舊學同德  
三司上柱國進封魏國公  
過人三人中書民間利害  
至當士無貴賤苟賢矣不  
知名退居一室蕭然如布  
於理其獻納謀議常自毀  
之世每一政之繆人必以  
善必歸之於孟焉子獻御  
丞

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  
幣于途者其人色  
父母憂其過勤而  
燈竊讀山東按察  
師嚴言于平章不  
御吏臺一日病  
歎曰此真臺榭也  
官舍不利三免  
善盜之朝望參者

南人幼有行義嘗出過人  
去追而還之年方十歲讀  
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  
使焦遂聞之薦為東平學  
忽木大奇之辟為禮部令  
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  
及為丞相掾選授堂邑縣  
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  
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  
而

為盜耳既亦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壽之路也衆盜咸泣三湘或曰母負張公有李虎者嘗其人其黨暴戾為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問養浩至盡實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為立碑頌德仁在東宮召為司經未至改文學拜監察御史初議立尚書省養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而不聞乃揚言曰昔桑哥用事臺臣不言後幾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聞臺將安用時武宗將親祀南郊不豫遣大臣代祀風忽大起人多凍死養浩于祀所揚言曰代祀非人故天示之變大違時相

意時省臣奏用臺臣養浩歎曰尉專捕盜縱不稱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萬餘言一曰賞賜大侈二曰刑禁太疎三曰名爵太輕四曰臺綱大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俸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曰異端太橫十曰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復構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及禍乃變姓名遁去尚書省罷始召為右司都事在堂邑時其縣達魯花赤嘗與之有隙時方求選養浩為白宰相授以美職遷翰林直學士改秘書少監延祐初設進士科遂以禮部侍郎知貢

舉進士詣謁皆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  
効奚勞謝爲擢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改右司郎中  
拜禮部尙書英宗卽位命叅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  
欲於內庭張燈爲鰲山卽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  
袖其疏入諫其略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  
閭閻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  
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爲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  
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  
戒帝大怒旣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卽罷之仍  
賜尙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後以父老棄官歸

養召爲吏部尙書不拜丁父憂未終喪復以吏部尙  
書召力辭不起泰定元年以太子詹事丞兼經筵說  
書召又辭改淮東廉訪使進翰林學士皆不赴天曆  
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陝西行臺中丞旣聞  
命卽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饑  
者則振之歿者則塋之道經華山禱雨于嶽祠泣拜  
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壇大  
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直  
十三緡民持鈔出糶稍昏卽不用詣庫換易則豪猾  
黨蔽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檢庫中未毀

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以印  
記其背又刻十貫伍貫爲券給散貧乏命米商視印  
記出糶詣庫驗數以易之於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  
民出粟因上章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間有殺子  
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到官四月未嘗  
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于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  
少怠每一念至卽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  
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順二年贈摠誠宣惠功  
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濱國公諡文忠二子彊引彊先卒

敬儼

敬儼字威卿其汧河東人後徙易水五世祖嗣徽仕  
金官至叅知政事曾祖子淵樂陵令祖鑑同知嵩州  
事皆以進士起家父元長有學行官至太常博士儼  
其仲子也幼不爲嬉戲事長嗜學善屬文御史中丞  
郭良弼薦爲殿中知班著憲章若干卷受知於廣平  
王月呂祿郡演連辟太傅太師兩府掾調高郵縣尹  
未赴選充中書省掾朱清張瑄爲海運萬戶豪縱不  
法適儼典其文牘嘗致厚賂儼怒拒之二人以罪伏  
誅權貴多以賄敗連坐獨儼不與大德二年授吏部

主事改集賢司直會胡湘有警丞相哈刺合孫各刺罕奏儼奉詔恤民且觀釁甚稱旨意六年擢禮部員外郎有故邵守子當以蔭補官繼毋訴其非嫡者儼察其誣按之果如所言七年拜監察御史時省臣有既黜而復收用者叅預官巧佞與相比周以黷貨撓法即日劾去之江浙行省與浙西憲司交章相攻擊事聞命省臺遣官往治之儼與阿思蘭海牙偕行議多不合兩上之朝廷卒是儼議七月遷中書左司都事扈從上京西京賈人有以運糧供餉北邊而得官者盜用至數十萬石以利啗主者匿不發儼按徵之

以輸邊九年授吏部郎中以父病辭已而父卒既終喪復入御史臺為都事中丞何某與執政有隙省議欲覈臺選之當否儼曰邇者省除吏千餘人臺亦當分別之邪語聞議遂寢江南行御史臺與江浙省爭政事聞儼曰省臺政事風化本原各宜盡職顧乃以小故忿爭而瀆上聽乎建康路總管侯珪貪縱事致儼亟遣官決其事及其寅緣近倖奏請原之命下巴無及矣武宗撫軍北邊成宗昇遐宰臣有異謀者事定命儼預鞠問之悉得其情除山北廉訪副使入為右司郎中武宗臨御湖廣省臣有偽為警報馳驛入

奏以圖柄用者儼面詰之曰汝守方面既有警豈得  
離職是必虛誕耳其人竟以狀露被斥旱蝗爲災民  
多因饑爲盜有司捕治論以真犯獄旣上朝議互有  
從違儼曰民饑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爲也且死者  
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至大元  
年授左司郎中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  
先是儼以議立尚書省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  
乃左遷儼爲轉運使欲以陷之比至首劾場官之貪  
汚者法旣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  
參政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爲歲入常額儼以亭戶凋

弊已甚以羨爲額民力將殫病人以爲已非宰臣事  
事遂止仁宗踐阼召爲戶部尚書廷議欲革尚書省  
參政儼言遷罷職不用恐細民失利不從以疾辭皇  
慶元年除浙東道廉訪使有錢塘退卒許服僧衣稱  
太后旨建婺州雙谿石橋因大興工役以病民儼命  
有司發其奸職杖遣之仍請奏罷其役部大火焚裝  
千家儼令發廩以賑貧餒取憲司廢堂材木及諸器  
學廩之羨者建孔子廟二年拜江西等處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舊俗民有爭往往越訴于省吏得並緣爲  
奸利訟以故繁儼令下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訟事

逐簡詔設科舉備薦臨川吳激金陵楊剛中為考議  
官得人為多其年冬移疾退居真州除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侍御史不赴四年春詔促就前職以疾辭七  
月召為侍御史十月遷太子副詹事御史大夫脫敷  
各刺罕奏留之制曰可湖廣省臣以賊敗儼一日五  
奏率正其罪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  
再上有旨命丞相樞密共決之儼曰如是則臺事去  
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請代帝諭之曰  
事非由汝汝其復位五年夏五月拜中書參知政事  
臺臣復奏留之儼亦陸辭不允賜大學衍義及

屬帶每入見與以字呼之曰歲卿而不名其見禮  
如此舊制諸院及寺監得奏除其僚屬者歲以多言  
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官者儼以名爵當慎惜會  
臺臣亦以為言乃奏請悉追奪之遂著為令六年告  
病賜衣一襲遣醫視療儼以其鄉在近折恐復徵用  
乃徙居淮南雖親故皆不接見至治元年除陝西諸  
道行御史臺中丞泰定元年改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中丞皆不赴年六十五即告老朝廷命其子自強  
為安慶總管府判官而未聽其請四年春遣使賜酒  
棗為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尚書省事儼令使

者先返而望家歸易水九月帝特署為中政院使  
賜酒召之乃與疾入見賜食慰勞親為差吉日使視  
事命朝會日無下拜是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老  
病辭不從天曆改元朝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京者  
儼抗論謂是皆循常歲例從行殺之非罪衆賴之獲  
免居月餘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痺不能行猶劾言  
不廢臨終戒子弟曰國恩未報而至不祿奈何汝言  
當清白守恒業無急仕進正寇憤端而逆贈翰林  
學士承旨光祿大夫柱國封魯國公諡文忠自強朝  
散大夫禮部員外郎儼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叔祖

鉉與太原元好問同登金進士第國初為中都提學  
著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書今行于世

順治戊戌年十月初八日

江寧府儒學教授朱以校



编码错误

卷首应为176

列傳卷第六十三

元史一百六十四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學士直學士兼國史院編修官主編纂奉

曹伯啓

曹伯啓字士開濟寧陽山人弱冠從東平李謙游篤於問學至元中歷仕為蘭溪主簿尉獲盜三十械徇諸市伯啓以無左驗未之信俄得真盜尉以是黜累遷常州路推官豪民黃甲恃財殺人賂佃客誣伏伯啓識得其情遂坐甲殺人罪遷河南省都事台州路治中御史潘昂霄廉訪使王侯交薦擢拜西臺御史

改都事關陝自許衡倡道學教多士伯啓請建祠立  
學以表其績朝議是之涇陽民誣其尹不法伯啓  
實抵民罪四川廉訪僉事閻闕木以苛刻聞伯啓糾  
黜之延祐元年陞內臺都事遷刑部侍郎丞相鐵木  
迭兒專政一日召刑曹官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  
爲久弗治衆莫敢對伯啓從容言曰犯在赦前丞相  
雖甚怒莫之奪也寔平尹盜官錢鐵木迭兒欲併誅  
守者伯啓執不可杖遣之八番帥擅殺起邊釁朝廷  
已用帥代之矣命伯啓往詰其事次沅州道梗伯啓  
恐兵往則彼驚將致亂乃遣令文楊鵬單騎往喻新

帥備得其情止奏坐前帥擅興罪遣民以安大同宣  
慰使法忽魯丁撲運嶺北糧歲數萬石肆爲欺罔累  
贓鉅萬朝廷遣使督徵前後受賂皆反爲之游言最  
後伯啓往其人已死喻其子弟曰負官錢雖死必徵  
與其納賂於人曷若償之於官第條汝父所賂之數  
官爲徵之諸受賂者皆懼而潛歸賂於其子爲鈔五  
百餘萬緡民之逋負而無可理者即列上與免之出  
爲真定路總管治尚寬簡民甚安之延祐五年遷司  
農丞奉旨至江浙議鹽法罷檢校官置六倉募浙東  
西設運鹽官輸運有期出納有次船戶倉吏盡實焉

失者有罰歸報著為令尋拜南臺治書侍御史因言  
湯清激濁屬在臺憲諸被枉赴愬者實則直之妄則  
加論可也今訟寃一切不問豈風紀定制乎俄去位  
英宗立召拜山北廉訪使時勅建西山佛宇甚亟御  
史觀音奴等以歲飢請緩之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  
者伯啓曰主上聰明睿斷是不可以不諍迺劾臺臣  
絀默使昭代有殺諫臣之名帝為之悚聽俄拜集賢  
學士御史臺侍御史有詔同刊定大元通制伯啓言  
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  
生還者是一人全身備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人也法當

改易丞相是之會伯啓除浙西廉訪使不果行泰定  
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矚人賢之表所居為曹公里  
伯啓性莊肅奉身清約在中臺所獎借名士尤多為  
侍讀學士考試國子首取呂思誠姚綏雲南僉事范  
震言宰臣欺上罔下不報范飲恨死伯啓具其事書  
于太史真州知州呂世英以剛直獲罪伯啓白其枉  
遂擢風憲其好彰善率類此天曆中起伯啓為滄東  
廉訪使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數遣伯啓言  
然曰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一時被  
命者因相繼去位天下之士高之至順三年長子震

亭卒于毗陵伯落往附之明年二月卒于毗陵年七十九有詩文十卷號漢泉漫藁續集三卷行世子六人孫十人皆顯仕

李元禮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資性莊  
易州大都路儒學教授遷太常  
禮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唐順  
孝皇帝尊謚議稱頌功德體製  
太室禮文多其所詳定元貞元  
勅無所回撓二年有旨建五臺  
佛寺皇太后將臨

華元禮上疏曰古人有言曰生  
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  
言之今朝廷不設諫官御史  
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  
見五臺創建寺宇土木既興一  
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  
不和生者矣伏聞太后親臨  
利其不可行者有五所當  
全仰秋成慮從經過千乘萬騎  
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  
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

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今  
上登寶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法正當兢業持盈之日  
上位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  
用之三也夫財不天降其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方  
之曩時百倍而又勞民復財以奉土木四也佛本西  
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為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珠玩  
奇寶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而一心致敬亦不  
為怒今太后為國家為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昭受  
而先勞聖體聖天子曠定必言之禮軫思親之懷五也  
伏願中路回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願神上以

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  
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大  
德元年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或不合詣架閣  
厚取前章封之入奏曰崔中丞私黨漢人李御史為  
大言誇佛不宜建寺帝大怒遣近臣資其章勅右丞  
和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等鞫問不忽木以國語譯  
而讀之完澤曰其意正與吾同往吾嘗以此諫太后  
曰我非喜建此寺蓋以先皇帝在時嘗許為之非汝  
所知也或與萬僧面質於完澤不忽木抗言曰他御  
史懼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完澤等以章

上聞帝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  
禮藏未幾改國子司業以疾卒贈亞中大夫翰林直  
學士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子端仕至禮部尚書  
王壽

王壽字仁卿涿郡新城人幼穎敏嗜學長以通國字  
為中書掾既而用朝臣薦入侍裕宗眷遇特異至元  
十九年授兵部員外郎二十二年陞吏部郎中二十  
四年分置尚書省遂革二十八年罷尚書省歸中書  
復任吏部郎中以瘠康里木忽木柄用當道即自免  
去明年授大司農丞不詳元貞二年出為燕南河北

趙廉訪副使大德二年不忽木為中執法復棄官歸  
三年授集賢直學士秩滿就陞侍讀學士俄擢御史  
臺侍御史論事剴切六年二月召壽奉香江南徧祠  
嶽鎮海濱密旨去歲風水為災百姓艱食凡所經過  
悉聽入對使還具奏民之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在今  
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專撫字剛方正大深識  
治體者居風憲天交代有賑濟以時無勞聖慮惟是  
乘右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  
此長久之道也初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  
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衰

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塔察兒線直安童伯顏等爲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康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幸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樂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九年參議中書省事十年改吏部尚書十一年武宗即位首拜御史中丞未幾更拜

左丞俄復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三月卧疾求代二年夏遷太子賓客集賢大學士秋九月卒年六十明年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薊國公謚文正

王倚

王倚字輔臣其先東萊人也父永福金末避地徙燕爲宛平著姓富雄閭里倚爲人孝友樂易重然諾與人交不苟合讀書務躬行不專事章句世祖選良家子入侍東宮時倚年弱冠在衆中儀觀獨偉太保劉秉忠深器重之卽以充選倚服勤守恪遂見信任有

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倚知無不言是時官職未備而湯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統屬乃拜倚工部尚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至元二十一年詔立東宮官屬以倚為家丞又置儲用司掌貨幣出納令倚兼之後以疾辭職仍給太子家丞祿以優養之倚上言不事事而苟竊祿食臣心誠所未安不許力辭再四方許之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為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屬倚陛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修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二十八年授

禮部尚書以疾辭明年卒年五十二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太原郡侯謚忠肅子一人鵬異樣總管府總管

劉正

劉正字清卿清州人也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制國用使司令史遷尚書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正掌其事大都運司負課銀伍百四十七錠逮繫倪運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實無所負辭久不決正察其寃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

驗其字畫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辛貧窘時已富實  
交結權貴莫敢誰何正廉得其實始白尚書捕鞠之  
悉得課銀辛既伏辜而四人得釋正由是知名轉樞  
密院令史辟掾中書十四年分省上都會諸王昔里  
吉叛至居庸關守者告前有警急使姑退正曰職當  
進而弗往後至者益怯矣馳出關至上都邊將請黃  
白金符充戰賞主者告乏中書檄工部造給之後帝  
以爲欺罔欲詰治正曰軍賞貴速先造符印而後稟  
命豈不可乎帝釋之十五年擢左司都事時阿合馬  
當國與江淮行省阿里伯崔斌有隙誣以盜官糧四

十萬命刑部尚書李士志正馳驛往按其事獄弗  
具阿合馬復遣北京行省參知政事張澍等四人雜  
治之竟寘二人于死正乃移疾還家十八年徵爲左  
司參外郎十九年春阿合馬併中書左右司爲一遂  
爲左右司參外郎三月阿合馬敗火魯霍孫爲右丞  
相復爲左司參外郎詔告歸九月中書傳旨捕正與  
參政伯喜魯正等偕正帝前問曰汝等皆黨於阿合  
馬能無罪乎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是從耳會日暮  
車駕還內俱被繫于明殿東隙地踰數日正寘多伏謀  
獲械繫正于拱衛司正魯霍孫白上言請劉正衣白

宋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乃免歸二十年春樞密院奏為經歷陞參議樞密院事二十五年參尋既立尚書省擢為戶部侍郎陞戶部尚書嘗舉穀河間鹽運官虧課事幾陷于罪乃移疾歸二十八年參尋敗完澤為丞相復擢為戶部尚書陞參議尚書省罷仍參議中書省事湖南馬宣慰庶子因爭廕不得誣告其兄匿亡宋官金正知其誣罪之仍官其兄濟南張同知子求為兩淮漕使正知其不稱弗與張遂作飛語搆其事帝召正詰之曰匿金事在右司爭廕事在左司參議乃幕長亦夜右而舉左寧無私乎正辨折明

事遂釋三十年御史臺奏為侍御史中書省奏為吏部尚書已而復留為侍御史遷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大德元年改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為雲南行中書省左丞右丞忙兀突魯迭失請征緬正以為不可俄俱被徵又極言其不可不從師果無功雲南民歲輸金銀近中慶城邑戶口則詭稱逃亡旬寨遠者季秋則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糧往返之費歲以萬計所差官必重賂省臣乃得免追徵收金銀之數必十加二而折閱之數又如之其以送迎饋贐亦如納官之數所遣者又以銅雜銀中納官正首疏其弊給官秤俾土官

身詣官輸納其弊始苦一始至官儲貳二百七十萬索  
白銀百錠比四年得貳一千七十萬索金百錠銀三  
千錠七年秋還清州八年六月以左丞行省江西冬  
十月改江浙武宗即位召為中書左丞陞右丞二年  
立尚書省懇辭還家仁宗即位召諸老臣入議國事  
正詣開言八事一曰守成憲二曰重省臺三曰辨邪  
正四曰貴名爵五曰正官符六曰開言路七曰慎賞  
罰八曰節財用會行赦改元集議行之仁宗初政風  
動天下正與諸老臣陳贊之力居多累乞致仕不許  
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中書省事時議經理河南

淮浙江西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不可弗從歲大  
旱野無麥穀種不入土臺臣言燮理非其人女奴那蒙  
蔽民多冤滯感傷和氣所致有旨會議平章李孟曰  
燮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賢路平章忽都不丁  
曰臺臣不能明察奸邪感否時政可還詰之正言臺  
省一家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容分異耶孟搃首  
竟如忽都不丁言右丞相帖木迭兒傳旨廉訪司權  
太重故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決六品以下官平章  
忽都不丁李孟將議行之正言但當擅人法不可易  
也事遂寢延祐六年卒後贈宣力贊治功臣光祿大

夫司徒柱國趙國公謚忠宣子秉德官秘書監丞歷  
兵工二部侍郎出爲安慶路總管秉仁以廕爲中書  
架閣管勾累官工部尚書致仕

謝讓

謝讓字仲和潁昌人祖義有材勇金貞祐間爲義軍  
千戶讓幼穎悟好學及壯推擇爲吏補宣慰司令吏  
國兵取宋立行中書省於江西讓以選爲令吏調河  
間等路都轉運鹽司經歷先是竈戶在軍籍者悉除  
其名以丁多寡爲額輸鹽其以多顧舊戶代爲煮鹽  
而顧錢甚薄讓言軍戶既落民當與舊竈戶均

役既令代役豈宜復薄其傭使重困乎自今顧人必  
厚與直乃聽先是逃亡戶率令見戶包納其鹽由是  
豪強者以計免而貧弱愈困讓令驗物力多寡比次  
甲乙以均之擢南臺御史舉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哈  
刺哈孫荅刺罕可爲御史大夫山東廉訪使陳  
可爲御史中丞右司員外郎高昉可任風憲劾  
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事帝遣使雜問既歛服詔令  
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恬然若無事者臺綱以之益  
振大德間詔立陝西行御史臺以讓爲都事凡御史  
封章及文移其可否一決于讓入爲中書省右司都

事遷戶部員外郎時東勝雲豐等州民飢乞糴鄰郡  
憲司懼其販鬻爲利閉其糴事聞于朝讓變法立禁  
閉糴者有罪三州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四年授宗  
正府郎中擢監察御史遷中書省右司員外郎出爲  
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時廣西兩江岑雄黃聖訐等  
屢相讎殺爲邊患讓謂此輩第可懷柔不宜力競寬  
其法以羈縻之使不至跣刃不可也若乃舍中國有用  
之民爭炎荒不毛之地非長策也因言榜招諭以攜  
其黨湖廣宣慰使張國紀達言科江南夏稅讓極言  
其非便遷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是時江淮屯戍

二十餘萬親王分鎮揚州皆以兩淮民稅給之不足  
則漕於湖廣江西是歲會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讓  
請以淮鹽三十萬引鬻之收其價鈔以給軍食不勞  
遠運公私使之至大元年轉戶部侍郎時京倉主計  
吏以倉廩多罅漏惟久雨米壞請覆糠粃其上因揉  
諸米中以給内外工人及宿衛者讓察其奸以藁秸  
易之奸弊悉除二年拜西臺治書侍御史三年拜治  
書侍御史未上改同僉樞密院事尋拜戶部尚書仁  
宗在東宮以讓先朝舊人召見賜酒以示眷注四年  
改刑部尚書仁宗卽位加讓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卮

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翼日讓謝帝曰老尚書誠不飲也初尚書省柄臣構殺留守鄭阿爾思蘭籍其家中外寃之尚書省罷未有直其寃者讓明其事以所籍貲產給還之有旨六部事疑不決者須讓共議而後上聞於是戶部吏定鈔法禮部議正禮文讓皆與焉刑部有按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視之曰吾署也其寬厚多類此讓上言古今有天下者皆有律以輔治堂堂聖朝詎可無法以準之使吏

任其情民罹其毒乎帝嘉納之乃命中書省纂集典章以讓精律學使爲校正官賜青鼠裘一襲侍宴服六襲二年朝廷以吏多滯事責曹按不如程者令下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之比寬以歲月尚應失實豈可律以常法乎乃入白于宰相曰尚書言是也由是刑曹獨得不責稽違拜陝西行省叅知政事未幾拜西臺侍御史命甫下詔罷西臺復立就拜侍御史四年十月卒于官年六十有六贈正奉大夫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謚憲穆子好古奉政大夫覆實司提舉

韓若愚

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由武衛府史授通惠河道所都事開河有功詔賜錦衣一襲遷留守司都事尋陞經歷出知薊州改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槩以所燒鈔爲僞鈔使管庫者誣服獄既具若愚知其冤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遷刑部郎中提舉諸路寶鈔庫擢吏部郎中仁宗卽位故事凡潛邸官吏不次遷轉若愚以歲月定其資品遂著爲令皇慶元年遷內臺都事改刑部侍郎尋擢中書左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

之問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爲然遂輕其刑時叅政曹鼎新辭職帝曰若效韓若愚廉勤足矣何用辭爲繼命若愚叅議中書省事歲未迭兒爲右丞相以憎愛進退百官恨若愚不附已罷職以事帝知其枉不聽拜戶部尚書延祐六年命出河間等路囚輕重各得其情復拜叅議中書省事丞相鐵木迭兒復入相以舊憾誣若愚罪欲殺帝不從復奏奪其官除名歸鄉里至治三年詔雪其冤泰定元年命復其官尋拜刑部尚書遷湖廣省叅知政事未行政詹事丞八月命宣撫江浙復留爲

侍御史時左丞相倒刺沙擅威福以事誣侍御亦憐  
等下權密獄無敢言其寃若愚以計奏左丞相倒  
刺沙為右大夫其事遂解三年擢浙西廉使未行拜  
河南省左丞會文宗平內難若愚畫策中機帝嘉之  
進資政大夫天曆三年遷淮西北道廉訪使九月  
以疾卒年六十八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貞肅

趙師魯

趙師魯字希顏霸州文安縣人父趾秘書少監贈禮  
部尚書師魯為人端莊在太學力學如寒士

袖初為典文選出五禁遷將作院照磨七年辟為御  
史臺掾後補中書省掾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  
無不練習臨事明敏果斷執政奇之及典銓選平允  
無私人無不舉擢工部主事遷中書省檢校官成著  
能名秦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  
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  
不易之禮也宜鑒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  
嘉納焉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為樂師魯上  
言燕安怠惰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  
禮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遠

命罷之賜師魯酒一上尊且命御史大夫傳旨以嘉  
惠直是時宰相倒刺沙密專命令不使中外預知師  
魯又上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  
於衆共之於故老大臣然後斷然行之渙若汗不可  
反未嘗獨出柄臣之意不咨衆謀者也不報倒刺沙  
雖剛狠亦服其敢言有朝士年未及致仕其子請預  
蔭其官而執政者爲之地師魯駁其非事遂止遷樞  
密院副事改本院經歷致和初陞奉政大夫參議樞  
密院判官改兵部侍郎丁父憂  
大曆中遷樞密院判官改兵部侍郎丁父憂  
同會化存院事師魯同辭不說服於後

樞密判官持節治四川軍馬諭上威德大闔于郊寬  
簡有法士卒懷其恩信未幾遷中順大夫刑部侍郎  
樞密院復奏爲其院判官久之出爲河間路轉運監  
使除害興利法度修飭絕巡察之奸省州縣厨傳贈  
遺之費竈戶商人無不便之歲課遂大增暇日又割  
已俸率僚利新孔子廟命吏往江右製雅樂聘工師  
春秋釋奠士論稱之師魯由從官久典金穀每齎齎  
不樂疾篤棄官歸京師至元三年九月卒年五十有  
三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天水郡侯謚文清

劉德温

劉德溫字純甫大興人起家中書省宣使大德十一年以年勞授從仕郎內宰司照磨監建興聖宮又調承務郎掌儀署令未幾陞奉訓大夫內宰司丞奉中旨徵河南民逋糧德溫輒平其價令出鈔以償民甚便之復陞朝列大夫延福司丞奉旨代祠嶽瀆比還遷中憲大夫同知大都路都總管府事輦轂之下供億浩繁德溫措置有法民用不擾遷甄用少監陞亞中大夫禮部侍郎復陞嘉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檄和糴糧民以價不時得迺相觀望德溫下令曰糧入價出吏有敢爲弊者罪之於是糧不踰期而

集轉大司農丞耕籍之儀取具一時德溫欲考訂典禮集爲成書未畢俄授通儀大夫永平路總管永平當天曆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溫爲政一年而戶口增倉廩實遂興學校以育人材庶事畢舉歲大旱禱而雨歲以不歉灤漆二水爲害有司歲發民築堤德溫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而水亦不復至有豪民武斷于鄉里前史莫敢治德溫按得其罪論如法杖之書其過于門後竟以不道伏誅永平古孤竹國也國初郡守楊阿請請于朝謚伯夷曰清惠叔齊曰仁惠爲廟以祠之而祠禮猶未具

也德温請命有司春秋具牢禮致祭從之著為式賜廟額曰聖清士論躋之至順四年卒年六十九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謚清惠

尉遲德誠

尉遲德誠字信甫絳州人祖天澤仕金為庫官郡王帶孫拔絳州天澤在俘中道見兵死者輒涕泣牧瘞之帶孫令佩金符授雲州御衣局人匠總管父薨仕至潞州知州德誠歷官太子率更丞至大元年改詹事院都事二年遷家令司丞仁宗以為謹恪常賜酒帛得侍左右數薦士出則未嘗語人 事前有粟苗

不種而萌偶出一莖雙穗

以為嘉禾陸家令四年

遷為河東山西道宣慰司

知擊姦吏寬稅斂上計

京師入見帝方食賜以餽

即擢工部尚書未拜改陝

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延祐元年遷京畿都漕運使二

年拜遷東道肅政廉訪使上疏言事其略曰勞諸王

以懷其心防出入以嚴官禁立諫官以遠讒佞崇科

舉以求人材立常平以備荒年汰僧道以寬民力舉

賢良以勵志老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拯鈔法裁冗官

等事未報而卒年五十三

奏定宗

秦起宗字元卿其先一黨人後徙廣平深水縣曾大父富金季兵起寒山松為洞奉其親以居傍窾大洞匿其里中百人閉之具牛酒出待兵兵入索惟見其親屬曰孝士也釋之去里人曰秦父生我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帑父順前柳為簡寫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年十七會蒙古學學輒成辟武衛驛史為史中丞塔察兒愛其才遷中臺史是時尚書省有制更張起宗持文嚴密無所泄仁宗即位罷尚書省中書史累遷太子詹事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宜有輔導德義財賦非所治也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

康多水或實災而有司抑之或無災而詐災起宗嘗行得實人以為神明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八番時蜀省襄加台拒命未平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備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幾為矣計其後八番師還無敢擾於道路者朝議以起宗治蜀幕府忘其名曰秦元卿帝引筆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婦人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跪辨久之勅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服辜

齊曰為御史富如是矣元會賜只孫服令得與犬宴  
其劫聞憲上叩耳竊父妾以逃其父憤死濱亂天常  
流之嶺南自是盡言無諱皆見聽用有御史奏議一  
卷遷都漕運使帝召諭之曰漕輸事多廢闕賴御史  
治之爾出為蕪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  
賈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亟使歸之凡  
帝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即止因諭  
眾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居一  
歲以老去官明年以兵部尚書致仕居一歲卒謚昭  
肅子四人鈞登歸鏞鈞西臺御史鏞延徽寺經歷銓

都省掾鍾錫卒

鍾錫卒

卷之四十一

列傳卷第六十三

元史一百七十七

張思明

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後徙居輝州思明幼情

通人讀書日記千言至元十九年由侍儀司舍人  
初史臺榭又辟尚書省掾左丞相阿合馬既死世  
連從其好歲命尚書簿問遺筆一日召右丞何榮祖  
其馬知其盡其賦以入思明抱牘發日已暮命讀之  
有聲達聽忘疲曰讀人吐音大似侍儀舍人者

由舍人選為祿帝奇之曰斯人可用明日  
 大器路洽中思明以起選踰等固辭乃改湖廣行  
 省為中書元貞元年召為中書省檢校六曹無帶案遷  
 戶部主事大德初擢左司都事有獻西域秤法思明  
 以或棄不用初立海道運糧萬戶府于江浙受除者  
 置險不行思明請升等以優之因著為令五年轉  
 吏部郎中九年改集賢司直十年除江浙行中書省  
 送右司郎中十一年春兩浙大饑首發廩賑之至  
 天三年遷兩浙鹽運使未上入參議樞密院事改中  
 書省左司郎中皇慶元年再授兩浙鹽運使為

廉價屬請上增數思明日羸縮不常萬一以增為  
 我希一已之榮遺百世之害二年召為戶部尚書  
 延祐元年進參議中書省事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  
 仁宗即位淳屠妙總統有寵勅中書官其第五品思  
 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  
 徑路之難末者雜選故寧違旨獲戾不忍壞祖宗成  
 憲使臣者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崇己許  
 之曰卿可嘉與之後勿為例乃為萬億直養奉不與  
 散官天之恩巨疾其持法端直日構議問出為工部  
 尚書兩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快乎對曰



忠良魚明澤福及累奏辭不獲後竟誣以不支蒙古子  
女口糧餓死四百人遂廢于家杜閉六年文宗天曆  
元年起為江浙行中書省左丞會陝西六饑中書撥  
江浙鹽運司歲課十萬定賑之吏白周出所入已輸  
京師嘗回咨中書思明曰陝西飢民猶在涸轍往  
復踰月是索之枯魚之肆也其以下年示輸者如數  
與之有罪吾當坐朝廷躋之二年復以中書省左丞召入  
覲慈仁殿敷陳累朝任賢使能治民元曰之道因以  
衰老辭帝未允明日即移告去重紀至三年卒年  
七十

卷尤明於律與謝仲和曹鼎新同稱三絕贈推忠翊  
治守義功臣依前中書左丞上護軍清河郡公諡貞敏

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父鼎燕南提刑按察副使元

珪簡重好深沉之思凡征謀治法律令章程皆得於  
家庭之所授受至元十四年世祖召見命侍左右授  
後衛經歷佩金符十七年從幸上都受命取御藥於  
大都萬歲山元珪乘傳未盡一晝夜而至帝奇其速  
擢樞密都事陞經歷嘗從同知樞密院事俺伯進西  
蕃鎧甲帝問其制度元珪應對詳明帝益奇之初江

南既定樞密奏裁定官屬京城五衛行省萬戶府設官有差均俸祿給醫藥設學校置屯田多元珪所論建二十六年叅議樞密院事時繕修宮城尚書省奏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乃立武衛繕理宮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凡有興作必以聞於樞府尋陞樞密院判官奏定萬戶用軍士八人千戶四人百戶二人多役者有罰二十八年除禮部侍郎遷左司郎中三十一年叅議中書省事大德元年除吏部尚書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里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川黨朔黨之興宋之所由衰也請

謁悉皆謝絕三年宣撫燕南劾貪吏若干人遷工部尚書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爲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爲之息六年僉河南行中書省事將行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徧以金幣連結當路及伏誅錄其家具籍所交諸公貴人而江浙省臣爲尤甚惟元珪一無所污武宗卽位由僉樞密院事拜樞密副使詔元珪二十餘人議政中書若惜人力嚴選舉節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冗

負易封贈皆切於世務者初詔發軍萬人屯田稱海以實邊海都之亂被俘者衆至是頗有來歸者飢寒不能存至鬻子以活元珪具其事以聞詔賜錢贖之帝在軍中卽聞元珪名至是特加平章政事賜白金二百五十兩只孫衣四襲仁宗卽位詔元珪與十六人議時政皇慶元年出拜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蓋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覆之法當益田畝累萬計元珪曰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執其論固爭月餘不能止移疾去延祐元年拜甘肅行省左丞歲餘召還

得無遼陽諸郡復爲樞密副使召見嘉禧殿帝曰卿去朝舊臣宜在舊服特加榮祿大夫賜鈔五千緡貂裘二襲元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貢賦稅今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爲能加以有司頭會箕歛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惟陛下少加意焉帝曰凡爾軍士之田並遵舊制至治元年英宗即位元珪與知樞密院事帖木兒不花上軍民之政十餘事大扭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者當還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而軍民不可有所偏

軍官襲職惟傳道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亂帝並嘉納  
即降旨施行之元珪以年老致仕至治二年起商議  
中書省事三年卒泰定元年贈光祿大夫河南等處行  
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簡三年後加非  
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司徒

張昇

張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後徙平州昇幼警敏過人學  
語時輒能辨字音應對異於常兒既長力學工文辭  
至元二十九年用薦者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  
官預修世祖實錄陞應奉翰林文字尋陞修撰歷

署令遷太常博士成宗崩大臣承中旨議奉徽號饗  
宗廟昇曰在故典凡有事于宗廟必書嗣皇帝名今  
將何書議遂寢武宗卽位議躬祀禮昇據經引古參  
酌時宜以對帝嘉納之至大初改太常寺爲太常禮  
儀院卽除昇爲判官久之外補知汝寧府民有告寄  
束書於其家者踰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  
大家姓名于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再  
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引起旣而事聞廷議謂昇脫  
姦軌遣使窮問卒無跡可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對  
曰事固類姦軌然昇備位郡守爲民父母今斥誣訴

免寃濫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俸二月旁郡移文報吳人侯君遠者言歲直壬子六月朔日蝕其占爲兵寇歲癸丑其應在吳分野同列欲召屬縣爲備禦計昇曰此訛言久當自息毋用惑民聽斥其無稽衆論寔之部使者舉治行爲諸郡最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除紹興路總管初大德至大間越大饑且疫癘民死者殆半賦稅鹽課責里胥代納吏並緣爲姦害富家昇爲証下簿籍白行省蠲之前守有爲江淞行省叅知政事者爭代者祿米有隙欲內之罪移平江歲輸海運糧布囊三萬俾紹興製如數民患苦之不能

堪更數守謂歲例如此置弗問昇言麻非越土所生海漕實吳郡事於越無與章上卒罷之昇旣謹於繩吏又果於去民瘼故人心悅服歷湖北道廉訪使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召爲叅議中書省事改樞密院判官尋復中書叅議至治二年又出爲河東道廉訪使未行拜治書侍御史明年出爲淮西道廉訪使叅定二年拜陝西行省叅知政事加中奉大夫尋遷遼東道廉訪使屬永平大水民多捐瘠昇請發海道糧十八萬石鈔五萬緡以賑饒民且蠲其歲賦朝廷從之民得全活者衆明年召拜侍御史天曆初出爲山

東道廉訪使時方有警有司請完城以爲備昇曰民恃吾以生完城是棄民也由是民皆安之文宗賜尚醞文幣以賞其功踰年召爲太禧院副使兼奉贄神御殿事除河南省左丞復遷淮西道廉訪使昇時年六十有九上書乞致仕至順二年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文宗眷待之意甚隆元統元年順帝卽位首詔在廷耆艾訪問治道昇條上時所宜先者十事尋兼經筵官廷試進士特命昇讀卷事已告省先墓帝賜金織文袍以寵其歸明年以奎章閣大學士資善大夫知經筵事召賜上尊趣就職昇以疾辭帝察其奇強

許之尋命本郡月給祿半以終其身至正三年卒年八十一贈資德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謚文憲

臧夢解

陸庄

臧夢解慶元人宋末中進士第未官而國亡至元十三年從其鄉郡守將內附授奉訓大夫婺州路軍民人匠提舉未幾例革其所司而濶東宣慰司舉夢解才兼儒吏可試州郡朝廷是之授息州知州未行改知海寧州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其州見夢解剛直廉慎而學有淵奧自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戶

計者新增七百六十有四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四十有三桑柘榆柳交蔭境內而政平訟簡爲諸州縣最乃舉夢解才德兼備宜擢清要以展所蘊而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章薦之二十七年夢解滿去者至是已五年矣屬江陰饑江淞行省委夢解賑之夢解不爲文具皆躬至其地而人給以米所活四萬伍千餘人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苟宗道聞而躉之舉其名上聞除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三十年推奉議大夫廣西肅政廉訪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至而夢解咸遍歷焉遂按問賓州藤州兩路達魯花

赤與凡貪官姦吏置于法者無慮八十餘人又平反邕州黃震被誣贓罪及藤州唐氏婦被誣殺夫罪凡覓獄大德元年遷江西肅政廉訪副使有臨江路總管李侗素狡獪而又附大臣勢以控持省憲夢解按其贓罪而一道澄清六年遷浙東肅政廉訪副使九年除廣東肅政廉訪使夢解至是旣老且病乃納祿退居杭州以亞中大夫湖南宣慰副使致仕後至元元年卒夢解博學洽聞爲時名儒然不少迂腐而敏於政事其操守尤爲介特所著書有周官考三卷春秋微一卷夢解嘗自號魯山大夫士之稱之者不以官

皆曰魯山先生云同時有陸屋者與夢解齊各監察御史鄭鵬南嘗以二人並薦于朝屋字仁重江陰人也自幼以孝友聞至元間丞相伯顏以師南下屋是時年未冠而志強氣銳率其鄉人見之論議有合兵遂不涉其境鄉人義之伯顏奏授爲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以廉能擢置臺憲累遷至湖南肅政廉訪副使陞浙西廉訪使所至以黜賊吏洗冤獄爲已任且嘗上章奏免儒役及舉行浙西助役法年五十卒賜

謚莊簡

陳顥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各山者仕金爲謀克監軍太祖得之以爲平陽等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徙清州遂爲清州人顥幼穎悟日記誦千百言稍長游京師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門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安藏乃薦顥入宿衛尋爲仁宗潛邸說書於是仁宗奉母后出居懷慶顥從行日開陳以古聖賢居艱貞之道會成宗崩仁宗入定內難以迎武宗顥皆預謀及仁宗卽位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仍宿衛禁中政事無不與聞科舉之行顥贊助之力尤多顥時伺帝燕聞輒取聖經所載

大經大法有切治體者陳之每見嘉納帝嘗坐便殿  
群臣入奏事望見顥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事  
矣顥以父年老力請歸養清州帝特命顥長子孝伯  
爲知州以就養顥固辭乃以孝伯爲州判官帝欲用  
顥爲中書平章政事顥叩首謝曰臣無汗馬之功又  
乏經濟之畧一旦寘之政塗徒速臣咎臣願得朝夕  
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萬一亦以全臣愚忠帝乃允  
仁宗崩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卽位復起爲集賢大  
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子學弟子貢蠲儒之  
徭役文宗皆嘉納焉顥先後居集賢署薦士牘累數百

有許之者號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順  
帝元統初顥扈蹕行幸上都至龍虎臺帝命造膝前  
而握其手曰卿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凡議政事宜極  
言無隱顥頓首謝不敏顥每集議其言無不剴切後  
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明年卒年七十六至  
正十四年贈摠誠秉義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  
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文忠  
顥出入禁闈數十年樂談人善而惡聞人過大夫士  
因其薦拔以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是以結知  
人主上下無有惡尤歐陽玄爲國子祭酒與顥同考

試國子伴讀每出一卷顛必拾而觀之苟得其片言  
 善卽以賓選列爲之色喜玄歎曰陳公之心蓋篤於  
 仁而踰於厚者真可使鄙夫寬薄夫敦矣次子敬伯  
 至正中仕爲中書參知政事歷左丞右丞二十七年  
 拜中書平章政事

秉義公野史曰次子敬伯大夫同補正  
 至云四平延延命食全舉于家門平卒年十六年  
 言無懇懇則首滿不嫌賜拜秉義其言無不體及  
 而發其子曰懶恩厚去田更事於笑山蕭如事直  
 帝云錄陳陳子輒行幸上宿至蕭山臺帝命或親前  
 序持之香盤曰吾寧以參事受爵新賢如汝不忍

